

奔腾的春溪

徐 鲁



是徘徊在山湾人家的屋前与山后，你很难真切感受到什么叫“春雨如烟”。

没有在山湾人家生活过的人，很难分清什么是云烟，什么是雨雾。实际上，同样是飘绕的烟雾，也分出好几种。

炊烟，是每一座小山湾的日常。每到日出和日落时分，远远近近的村落，哪怕是散落在山腰或山脚下的一两户人家，也会准时升起袅袅的烟缕。

因为风和气温的缘故，住在山腰的人家，炊烟会升得很高，无论在哪家山坡、哪个山口劳作的人，远远地就能看见；而住在山脚下或河谷的人家，炊烟从烟囱一冒出就会散开，匍匐在一座座屋顶上苍黑的瓦脊之间，久久不肯散去。

岚烟，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岚，那是山中的雾气。仿佛大山每天呼吸的气息，升空为云，贴地为烟。比起炊烟来，岚烟要洁白一些。眼下正是春天，岚烟是湿润和低沉的，而秋天的岚烟，会变得干爽和轻淡，成为秋高气爽的标志。茫茫山岭是岚烟的家乡，大山因为有了流动的岚烟，也就有了气韵，有了动态的风姿。

山区里还有一种烟气，就是湖烟与河烟。春天里细雨蒙蒙，丰富的水汽聚集和浮漾在湖面或河面上，形成一层淡淡的、薄薄的湖烟或河烟。它们跟着小船和摆渡人，跟着过湖和过河的客人，从这岸，飘到对岸。落在船帮上，落在衣服和头发上，落在船篙上，落在狗儿的毛皮上……瞬间都变成了湿漉漉的露水。

如果，淡淡的湖烟和河烟落在青翠的楠竹叶上，落在小野花的花瓣上，就会变成晶亮的露珠，成为在清晨里早早醒来的小鸟们的饮料。这些晶亮的露珠，伴随着小鸟的歌声，一起滚落在竹林下面的大地上……

走在幕阜山的春天里，泥泞的小路和田埂，轻柔的云雾和烟雨，潺潺流淌的春溪，无不牵引着我的乡愁，逗惹着我的情思，也拂掠着我的记忆……

山里人家喜欢傍水而居。富水河有一条支流，叫桃花溪。清亮的桃花溪一路唱着歌，弯弯曲曲地流淌，经过许多湾子，绕过不少山脚。向晚时分，在桃花溪潺潺流过的一条长满水竹、鸭舌

草和矮菖蒲的埠头，几块光滑的捶衣石上，我坐下来休息。

这些捶衣石，在清晨和傍晚是属于洗衣、捶衣的女子们的。伴随着捶衣棒槌的击打声，捶衣女子们嬉笑着聊着家长里短，是溪边最生动的一景。

“归家咯——”不一会儿，炊烟送来晚饭的气息。村里，此起彼伏地响着唤归的母亲们的声音。

玫瑰色的晚霞，把小湾的屋顶、田畈、树和溪水，映照得红彤彤的。起身的瞬间，我伸出双手，从溪水里轻轻撩起一串彩色的水花。

山里的溪流，又清又浅。只要一夜雨水，溪流就会平了这埠头，平了不远处的小石桥。

三

翌日，一位年轻的驻村工作队队长，带我上山去看他们栽下的柑橘林。此刻，满山满谷，都是闪闪发亮的新绿。一路上，除了清脆的鸟声，细听还有溪声。鸟声洗耳，溪声洗心。每一声鸟鸣，都让人顿生美丽的乡愁；每一条细小的山溪，都像是闪亮的琴弦，叮咚演奏着大地的音乐。

身处此情此景，我的心里不禁升起几缕谢意。

假如我是一位满怀闲情逸致的漫游者，到此真可以莫问前路了。放下身上的行囊，独自流连在这春山之上，或坐看闲云出岫，或遥望白云生处的人家，或者干脆赤脚踏过山溪，随意叩开哪扇柴扉，没准就能遇见一位山中隐者，或邂逅一位布衣山翁，捧来清清的山溪水，轻煎一壶春色……

遐想中，我的目光被驻村工作队队员吸引过去。在这春忙时节，在这日新月异的年月，奋斗在山湾的人们，可没有像我这样遐想的工夫！

望着眼前几面山坡上青枝勃发的柑橘林，我问年轻的队长：“这满山满坡的柑橘林，规模可不小哪！”“合起来有三百多亩。”队长说，“你要是秋天来这里，一眼望去，那是真正的满山橙红橘绿。”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

素荣，纷其可喜兮。”我信口吟诵着屈原的名篇，笑着问，“这可是你们写在山岭上的‘创业史’！”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伙儿和乡亲们一起开动思路‘写’出来的。”

之前，我曾听说过“温州蜜柑”，便又问道：“这些橘树品种是‘温州蜜柑’吗？”

“不是，‘温州蜜柑’是老品种，不时兴了。现在我们引进的是一种新品种杂柑，叫‘爱媛28’。这个品种不仅吃起来口感好，产量也高，一亩地平均产果两千五百公斤！现在市场上一斤果子零售能卖到二十元，批发价起码也在七八元！”

我禁不住为工作人员们和乡亲们叫好。在这春天的山岭上，到处是万物勃发的生命气息，到处是充满朝气的崭新气象，到处是欣欣向荣的繁忙场景……

四

不知你有没有过在夜晚的山路上赶路经历？夜色茫茫，山路迢迢，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天上的星斗伴你前行。

忽然，远方的山脚下，闪烁着一豆微弱的灯火。虽然还不能马上走近它，但那一豆灯火就在前方！引导着你，鼓舞着你，给你信心和力量——那也许是几户还燃着温暖的灶火的农家吧？

夜幕降临。和驻村队员们一起，走在山溪流泻的山路上，沐浴着春夜的星光，望着闪烁在远山的星星点点的灯火，我一直沉浸在这样一种温柔的感情和美丽的遐想里。

我知道，那每一团灯火里，都是一个小小的山湾，一个小小的村落，都是一个温暖的家，都是星星点点、正在汇聚的光源和希望。就像这满山满谷、奔涌的春溪，它们一线线、一条条，汇入谷底和山脚的河流，汇聚成更大的力量，卷带着更加强劲的信心和希望，奔出山谷，奔向远方……

上图为幕阜山富水河畔风光。

孔 艺 摄

遇见

那天下午四点，雨停了。

风还像原来那样，呼呼地叫着，穿过村庄。香樟、桂花树、屋角的腊梅、田边的芦苇，都被吹得东摇西晃。

龙勇坐在椅子上歇了会，拿起茶缸喝了一大缸水，又挑着一担玉米出了门。担子有些重，随着箩筐的一起一落，扁担吱吱呀呀地响着。他拐一个弯，走上屋边那条笔直的砂石路。他把玉米放在田埂上，这是他挑的第三担玉米，和前两担放在一起。他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将几筐玉米搬上田边的小木船，然后拿起竹篙轻轻一划，小船划出一道波纹，慢悠悠地向前驶去。

不远处，正在嬉戏的三千多只天鹅，嘎嘎地叫着，拍打着翅膀一齐飞向空中，盘旋了几圈后，向着两公里外的洞庭湖湿地飞去。

天鹅越飞越远，渐渐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中。田野瞬间变得寂静，风一阵紧似一阵。他弯下腰，从箩筐里抓起一把玉米抛向空中，金黄的玉米像雨点一样，沙沙地落进水里，溅起点点水珠。

最后一把玉米撒完，龙勇挑着箩筐往回走。从头年十月持续到来年四月，这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龙勇是荷花村的村民，他在这个村子里土生土长，住了四十八年。小时候，他见到过天鹅，总是想尽办法弄到手，用网子网，拿火铳打。后来，天鹅再也不来了，只是高高地从空中飞过，丢下几声清冷的叫声。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村里人随意放养牛羊，草甸被啃得光光的，一些树也被陆续砍倒，房前屋后四处堆放垃圾，连空中都见不到天鹅的影子了。

五年前，在湖南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推动下，营田镇派出驻村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和老百姓话家常，大力宣传“守护湿地、美化家园”的重要性。荷花村开始大力整治环境，家家户户积极响应，男女老少纷纷动手。从清理垃圾做起，拆掉了乱搭乱建的棚子，把菜地整理好，田头和屋角的荒地种上花木，湿地种上荷花，芦苇又长了起来，一片片绿油油的。农户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在稻田里套养小龙虾、黄鳝、泥鳅等水产品。来村里参与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的岳阳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还帮助修通了十一公里的沥青公路。

去年十月的一天，龙勇看到田里来了七八只天鹅。他异常欣喜，但以为它们只是偶然路过。没想到一连几天，天鹅一群接一群飞来，占满了蓄水的田野。看到这么多的天鹅，可把他高兴坏了，他和几个村干部都带了望远镜，摸到田边，草草数了个，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天鹅竟多达四千多只。

天鹅回来了，这次一定要留住它们。龙勇每天去田边巡查几次，提醒乡亲们不能喷洒农药、除草剂。谁家红白喜事，他也赶紧告知，不要放爆竹，以免惊吓到天鹅。龙勇说，村里人都十分理解，有几家办喜事的，一挂爆竹都没放，这让他很感动。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最先找到村里的是养殖水产品的农户。天鹅栖息之处，是他们套养小龙虾的稻田，里面留有虾苗，等待越冬后繁殖。天鹅要待到次年四月才会离开，几个月下来，虾苗就被吃光了。村支书易飞艳当即表态，天鹅要留住，但也不能让养殖户吃亏，经过协调，对养殖户给予合理补偿。

再是看天鹅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最多的一天能有八百多人。有人穿过田埂，想近距离观赏天鹅。这样下去，肯定

天鹅飞来

方欣来

会吓到它们。龙勇和村干部一商量，买来铁丝网，把挨路的那一侧围了起来，这样，再也没人能下到田埂上去了。为了方便游人观鸟，他们还修整了田边的一条泥巴路，铺上了砂石，并在附近搭建了一个观鸟台，配备了观鸟的器材。

做好这两件事后，还有新的问题要解决。几千只天鹅，光吃水草和虾苗是不够的，要想留住它们，就得有足够的食物。村里向屈原管理区争取了一笔资金，每天投放三百斤玉米，这个任务也落在了龙勇的身上。

“天鹅来了后，我就做不成别的事了，每天围着天鹅转。”龙勇笑呵呵地说。前不久，区自然资源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送来了一只天鹅，这只落单的天鹅在觅食时不小心钻进了农户捕龙虾的笼子里，翅膀受了伤，飞不起来了。龙勇找来药，小心地涂在天鹅的伤口上，包扎好后把它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并让自己养了一只大白鹅陪着它。一周后，那只天鹅伤愈后欢叫着飞走了。龙勇说，从那天起，家里那只大白鹅一见他就追，一连追了三天，“它是怪我把它的朋友放走了呢。”龙勇发出爽朗的笑声。

大白鹅想天鹅，龙勇心里也牵挂着一只天鹅。那是上个月的一个下午，他照例在田边巡逻，看着天鹅们尽情嬉戏、打闹，他的心里美滋滋的。突然，他看到一只在田里啄食的天鹅脑袋上，竟套着一个白色塑料袋。这只被袋子蒙住眼睛的天鹅惊慌地四处乱窜，溅得水花翻飞。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之际，这只天鹅顶着白色塑料袋腾空而起，竟向着洞庭湖湿地飞去了。龙勇想，那里有护鸟的志愿者，估计是找救兵去了。这件事给龙勇提了一个醒，巡查的时候应该更加细致用心，塑料袋一类的东西都得清理干净，不能有纰漏、留死角。

现在，一说起天鹅，村里人的表情便生动起来，尤其是龙勇，像是一位鸟类专家，说起天鹅的种类、习性、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他告诉我，观赏天鹅最好是早晨，薄雾散去，朝阳升起，它们接二连三地飞向天空，拍打着翅膀放声歌唱，仿佛在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天鹅的叫声。龙勇赶紧站起身来，朝观鸟台走去。“天鹅回来了！”我跟着他走上观鸟台，一只只天鹅挥动着翅膀，飞过河流，纷纷落进田里，溅起欢快的水花。

风吹过，送来一阵阵腊梅的清香。住在这样的村庄，花草扶疏，还有天鹅相伴，幸福无比。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大地



一

早春时节的土地是松软的。山雀子噪醒的山岭间，一抹雨烟。每一寸湿润的泥土下，都在萌生着蓬勃的生命力。

侧耳细听，从远处青翠的茶山上，传来一声声布谷和鹧鸪的啼唤；山坡下的楠竹林里，回应着竹鸡、斑鸠和抱窝的鸟儿们的咕啾与呢喃。

“滴水快，滴水快，山里女伢掐苦菜。”鄂南幕阜山的孩子们，一听到竹鸡叫，就会唱起这首歌，去应和竹鸡们的叫声。

早春时节，清晨的竹林里还有点凉飕飕的，竹鸡们一只挨着一只排成一串，横着蹲在竹枝上，相互挨近了取暖。幕阜山人也把竹鸡叫作“泥滑滑”。仔细听去，竹鸡的叫声真的像是一遍遍在喊着：“泥滑滑，泥滑滑……”

积满落叶的小路上，闪亮着一小团一小团的积水。马兰花和二月兰，开在静悄悄的崖畔；水竹和水柳，长在蓝幽幽的河腰。

幕阜山总是让我魂牵梦绕。回到山区的头一天，天还蒙蒙亮，我就被满山的鹧鸪和布谷的啼唤声给吵醒了。

幕阜山区的植被，以长得又高又粗的楠竹居多。还有一种竹竿纤细的雷竹，据说每年春雷滚动的时候破土而出，蹿得很快。山里的孩子们一到这个时节，就喜欢到山前或屋后的小竹林里，去拣新鲜的蘑菇，去拔幼嫩的雷竹笋子。这也是山里人家饭桌上的时令野菜。

除了楠竹和雷竹，还有枫、樟、松、板栗、柞、野樱、乌柏等常见的杂竹。竹木繁茂的地方，鸟雀就多。鸟雀噪林，是山湾的清晨和傍晚的生活日常。

竹鸡、鹧鸪、斑鸠、布谷、喜鹊、黄莺、画眉、乌鸦、八哥、水鸫、秧鸡……都是山湾出色的“歌手”。只要你肯驻足倾听，任何时候，这些快活的歌手都愿意为你来一曲“大合唱”。布谷和斑鸠先带头，然后众鸟响应，不同的“声部”和“音色”，应有尽有。

晨风拂过楠竹林，每一片竹叶上都抖动着晶亮的露珠。山里的空气充满清新的味道。仔细嗅辨，空气里还有新鲜的泥土味道，有刚刚冒出地面的菌子和笋子的味道，还有几丝青茶的味道……

二

立春和雨水已过，惊蛰正在临近，离花汛时节也不远了。

这时候，如果你不是身在山湾，不



那时桃花

吴昌勇

桃花，总会在我眼前倏然闪现。

是的，就是桃花，爷爷屋外不多的几树桃花。打我记事起，它们年年盛开，和其它村庄和山野的桃花相比，它们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却更愿意一次次走近。爷爷曾笑着打趣，这孩子和花亲呢。我笑着握紧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追问道，这桃树是谁种下的，有多少个年头了？爷爷的回答从未改变，是我在你这般年岁种下的，没过几年，我就娶了你奶奶。坐在屋外院场做针线的奶奶不言不语，只是一个劲地笑。

茶杯口粗的桃树，散落在一片竹林边。和周边高大的杏树、梓树、梨树相比，它们的枝条并不繁茂。但是，当桃花次第盛开时，我总是莫名地感动，像

是遇到一位眉眼和善的亲人，静静地站在那，就让人感到踏实、温暖。

桃花颜色纯正，一朵或者一簇，在春风里恬淡安然。对于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孩子而言，花花草草，是最寻常不过的自然景象。而我，唯独对桃花心存眷恋，固执地认为，只有桃花盛开，鸟语花香的春天才是完美的。

一次次，我呆呆地望着桃花。在我身旁，是咯咯叫着啄食的鸡群，是摇着尾巴跟在我身后的大黄狗，是两只从头顶飞过的麻雀，再远处，就是弯着腰身在田里锄草的老农。恍惚间，一片片花瓣如群山合围，春天似乎被无限放大……

桃花的花期并不长，也就一个多礼拜。当桃粉落下，我并不感到惆怅，因

为米粒大小的果实已挂满枝头，在即将到来的夏季，鸡蛋大小的桃子将再次露出桃粉的脸颊。从枝头摘下大大小小的桃子，握在手里，像一杯香甜的蜜酿。每到这时，奶奶站在不远处，扬起拐杖指着桃树，笑盈盈地提醒我，你看，你看，叶子底下藏着那么多个桃子呢。但她并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春天，我曾和她一样站在院场边，望着在花间盘旋绕飞的蜜蜂，用同样的口气在心里念叨，轻点，轻点，别碰落了桃粉的花朵。

多少年之后，牵手走过一个甲子的爷爷和奶奶相继离世。每个春天花开时节，我依然如少年时静静地望着朵朵桃花……